



玉座珠簾

上
慈禧全傳之二
高陽著作

玉座珠簾

王
高陽 著
慈禧全傳之二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294種

玉座珠簾 上冊

高 陽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 1 6 8 8 8 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0946號

總編輯：陳樂華

編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主編：李純慧

校 對：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140巷49號

電話：3 0 6 1 9 7 2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14267號
執照字號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九 月

第十三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五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傳全禧慈

傳前禧慈_{一之}

(冊二) 簾珠座玉_{二之}

(冊二) 史外宮清_{三之}

臣君子母_{四之}

(冊二) 井脂胭_{五之}

(冊二) 日落台瀛_{六之}

玉座珠

高陽著

高陽的作品

目錄

(上冊)

飛騎報捷·····	九
金陵血戰·····	二〇
初議修園·····	二九
將帥不和·····	三七
歌舞昇平·····	四四
宮廷暗鬥·····	六一
小人得志·····	五五
翦除悍將·····	一〇四
賢王被黜·····	一五五
弟爲兄援·····	二〇三
重贊綸扉·····	三三一
蒙古狀元·····	三七七

痛失干城·····	二四一
曾侯剿捻·····	二四四
樞臣督師·····	二五八
帝師大拜·····	二六七
深宮親情·····	二九〇
淮軍代興·····	三〇二
劉鮑爭功·····	三〇
新舊水火·····	三一
驅虎驚龍·····	三三八
吳棠督川·····	三五五
魯東會剿·····	三六〇
金戈紅粉·····	三六九
瀾河大捷·····	三八三
兩淮風雨·····	三九五
京畿震動·····	四〇八

春明燈市·····	四二四
八旗秀色·····	四二六
天子多情·····	四三一
御賜緣頂·····	四六〇
合肥入相·····	四七三
湘陰入覲·····	四八一
曾侯陞見·····	五〇一
歲暮閒情·····	五〇六
殺機初動·····	五一六
籌辦大婚·····	五二一
私議出京·····	五三〇
平地風波·····	五四三
長負君恩·····	五五二

飛騎報捷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深夜。

京師正陽門東的兵部街，由南口來了一騎快馬，聽那轡鈴叮噠，便知是外省的摺差到了；果然，那騎快馬，越過兵部衙門，直奔各省駐京提塘官的公所。到了門前，驀地裏把馬一勒，唏噓一聲長嘶，馬上那人被掀了下來，一頂三品亮藍頂子的紅纓涼帽，滾落在一邊；那人掙扎着爬起身，踉踉跄跄走了兩步，還未踏進門檻，一歪身又倒了下去，口中直吐白沫。

公所裏的人認得他，是江寧來的摺差；姓何，是個把總。何把總原是曾九帥的親兵，打一次勝仗保升一次，積功升到三品的參將，但無缺可補，依舊祇好當那在他做把總時就當起的摺差。

一看這樣熱天，長途奔馳，人已昏倒，大家七手八腳把他抬了進去；一面撬牙關，把整瓶的『諸葛行軍散』，往他嘴裏倒，一面把摺包從他的汗水溼透了的背上卸下來。江蘇的提塘官，拆開包裹，照例看一看兵部所頒的『勘合』；然後順手一揭，看到油紙包外的『傳票』，不由得大吃一驚。

傳票上蓋着陝甘總督的紫色大印，寫明是陝甘總督楊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浙江巡撫曾國荃，會銜由江寧拜發；拜摺的日期是六月十六，却又用核桃大的字特別批明：『八百里加緊飛奏，嚴限六月二十日到京。』那提塘官趕緊取出一個銀表來看了看，長短針都指在洋字的十一上，祇差幾分鐘，一交午夜子時，便算遠

限，軍法從事，不是當要的事！怪不得何把總不命顧性地狂奔趕遞。

現在責任落到自己頭上了！一想到『八百里加緊』那五個字，提塘官猛然省悟，失聲喊道：『莫不是江寧克復了？』

這一喊，驚動了別省的幾個提塘官，圍攏來一看，個個又驚又喜——驛遞是有一定規矩的，最緊急的用『六百里加緊』，限於奏報督撫、將軍、學政，在任病故；以及失守或者光復城池，不得濫用。現在江寧軍次負責水師的楊、彭二人，以及攻城的曾九帥，聯銜會奏，可知不是出了甚麼大將陣亡的意外；而且，破例用『八百里加緊』，剋期到京，則不是江寧克復，不必如此嚴限。

『快遞進去吧！』有人說道：『江寧到此，兩千四百四十五里，三伏天氣，四天功夫趕到，簡直是玩兒命！可不能在你那裏就誤了。』

『是，是！我馬上進宮去遞。』江蘇的提塘官拱拱手說：『這位何總爺，拜託各位照看。真虧他！』說完，他匆匆穿戴整齊，出門上馬，往西而去。

照規矩，緊急軍報遞外奏事處，轉內奏事處，逕上御前。這樣層層轉折，奏摺到安德海手裏，已經是清晨兩點鐘了。

『甚麼？「八百里加緊」！那兒聽見過這個名目，可不是新鮮事兒嗎？』

見安德海有不信之意，內奏事處太監不能不正色說明：『我也問過外奏事處，沒有錯兒！江蘇的提塘官親口說的；還說江寧來的摺差，爲了趕限期，累得脫力了，從馬上摔了下來，昏倒在那兒。』

說得有憑有據，不由人不信，但安德海仍在沉吟着，天氣太熱，慈禧太后睡得晚；天色微明，又得起身，

準備召見軍機，也就祇有這夜靜更深，稍微涼快的時候才能睡兩三個時辰。突然請駕，擾了她的好夢，說不定又得挨罵。

內奏事處的太監有些着急，他不肯接那個黃匣子，自己的責任未了；而這個延誤的責任，萬萬担当不起，所以催促着說：『你把匣子接過去吧！』等把黃匣交了出去，他又加了一句：『快往裏送，別就誤了！』

安德海正在不痛快，恰好發洩到他身上，『就誤不就誤，是我的事兒！』他偏着頭把微爆的那雙金魚眼一瞪，神情像個潑辣的小媳婦，『你管得着麼？』

『我告訴你的可是好話！這裏面說不定就是兩宮太后日夜盼望的好消息。要就誤了，你就不用打算要腦袋了！』

安德海又驚又喜：『甚麼？你說，這是江寧克復的捷報？』

『我可沒有這麼說。反正是頭等緊要的奏摺。』

『何必呢？』安德海馬上換了副前倨後恭的神色，陪着笑說：『二哥，咱們哥兒倆還動真的嗎？有消息，透那麼一點半點過來；有好處，咱們二一添作五。』

一則是不敢得罪安德海，再則也希望報喜獲賞；奏事處的太監，把根據奏摺傳遞遲速的等次，判斷必是奏捷的道理，約略告訴了他。

『慢着！』安德海倒又細心了，『怎麼不是兩江總督出面奏報？別是曾國藩出了缺了？』

『曾國藩在安慶，又不在江寧。再說，曾國藩出缺，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報，與陝甘總督楊岳斌何干哪？』

『對，對！一點都不錯。』

於是，內奏事處的太監，由西二長街出月華門回去；安德海命小太監依舊關好敷華門，繞着四壁繪滿了紅樓夢故事的迴廊，到了長春宮後殿，喚起坐更的太監，輕輕叩了兩下門。

等宮女開了門，安德海低聲說道：『得要請駕，有緊要奏摺非馬上回明不可。』

那宮女也是面有難色，但安德海已是長春宮的首領太監，正管着她；他的話就是命令，不敢不依，祇好硬着頭皮去喚醒了慈禧太后。

『跟主子回話，安德海說有緊要奏摺，叫奴才來請駕。』

『人呢？』

慈禧太后剛問得一聲，安德海便在外面大聲答道：『奴才有天大喜事，跟主子回奏。』

一聽這話，慈禧太后睡意全消，却不作表示，先吩咐：『拿冰茶來喝！』

等宮女把一盞出自太醫院特擬的方子，用祛暑清火、補中益氣的藥材，加上蜂蜜香料所調製的冰鎮藥茶捧了來；她好整以暇地啜飲着——其實她急於想知道那個好消息，却有意作自我的克制；臨大事必須鎮靜沉着，她此刻正在磨練着自己。

喝完了冰茶，由宮女伺候着洗了臉，她才吩咐：『傳小安子！』

安德海應召進入寢殿，望着坐在梳妝台前的慈禧太后，把個黃匣子高舉過頂，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低着頭說道：『主子大喜！江寧克復了！』

『你怎麼知道？』

冷冷的一句話，把安德海問得一楞，好在他會隨機應變，笑嘻嘻地答道：『主子洪福齊天；奴才猜也猜到了。』

『猜得不對，掌你的嘴。打開吧！』

於是安德海打開黃匣，取出奏摺，拆除油紙；夾板上一條黃絲繩挽着，結成一個龍頭，祇輕輕一扯，就鬆了開來；從夾板中取出黃紙包封，裏面是三黃一白四道奏摺。

黃的是照例的請安摺，兩宮太后和皇帝每人一份；慈禧太后丟在一邊，祇看白摺子。看不到兩行，嘴角便有意笑了。

安德海便悄悄退了出去，輕輕拍了兩下手掌，等召來所有的太監、宮女，才又重新進屋，一跪上奏：『請主子陞座，奴才們給主子叩賀大喜！』

慈禧太后沒有理他，祇這樣吩咐：『你到「那邊」去看看，如果醒了，就說請在養心殿見面。』

『喳！』

『還有，派人通知值班的軍機章京，去告訴六爺，說江寧有消息來了！』

安德海答應着飛奔而去。慈安太后住在東六宮的鍾粹宮，繞道坤寧宮折入東一長街，第一座宮殿就是；原叫他看一看，他却叩開了宮門，自作主張告訴那裏的總管太監，說有緊要奏摺，請慈安太后駕臨養心殿見面。兩三年來一直如此，凡事以『西邊』爲主，『東邊』成了聽召。慈安太后不敢怠慢；但梳洗穿戴，也得好一會功夫，及至到了養心殿，天色已明，皇帝已上書房，慈禧太后也等了一會了。

先在西暖閣見過了禮，慈禧太后很平靜地說：『我唸江寧來的奏摺妳聽。』接着朗聲唸了其中最要緊的一

段：

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發火，衝開二十餘丈，當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張詩日、熊登武、陳壽武、蕭孚泗、彭毓橘、蕭慶衍，率各大隊從倒口搶入城內。悍賊數千死護倒口，排列逆衆數萬，捨死抗拒。經朱洪章、劉連捷，從中路大呼衝殺，奮不顧身，鏖戰三時之久，賊乃大潰……。

唸到這裏，慈安太后打斷她的話，急急問道：『妹妹，是奏報江寧克復了嗎？』

『才克復了外城。不過外城一破，想來內城一定也破了。』

這是應該高興的絕大喜事，但慈安太后深深地嘆了口氣，忽然傷感了，却又不肯讓眼淚流落，祇拿着一塊繡花絹帕，不住揉眼睛、擦鼻子。這個舉動，把伺候的太監們，弄得驚疑不定，但誰也不敢去探問；站得遠些的便竊竊私議，長春宮傳來的消息不確，江寧來的奏摺，怕不是甚麼好事，否則，『東邊』何以傷心呢？

慈禧太后是瞭解她所以傷心的原因的；必是由這個捷報想到了先帝。十一年的皇帝，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內憂外患之中；由得病到駕崩，雖說是溺於酒色所致，但那種深夜驚醒，起身看各省的軍報，不是這裏兵敗，便是那裏失守，儘是些令人心悸的消息；加以要餉要錢，急如星火，這樣的日子，也真虧他挨了過去。

『唉！可憐！』慈安太后終於抒發了她的感慨，『盼望了多少年，等把消息盼到了，他人又不在了！』

『過去的，過去了！姊姊，今天有許多大事要辦，妳別傷心了。』

就這一句話，把慈安太后的心境，暫且移轉。她的傷感來得驟然，去得也快，歡喜讚嘆地說：『皇天不負苦心人，曾國荃到底立了大功，也真虧他！』

慈禧太后的想法有些不同，她認為江寧的克復，不應該遲到現在。曾國荃早就下了決心，要達直搗金陵的